



崢嶸歲月

賀巾著

南島出版社



作者簡介

賀巾，原名林金泉，1935年生於新加坡，曾在華中、中正唸書。1951年開始習作，作品有短篇小說《青春曲》、《沈郁蘭同學》、《小茅屋》、《青青草》、《陽光與霧》等。曾任華校教師、電台廣播員、商行書記，並曾從事農牧業。學生時期，積極從事學生運動，五十年代中被迫轉入地下，進行秘密鬥爭。八十年代初，到泰馬邊境參加森林游擊戰爭，直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戰爭結束。

目前僑居泰南。

書名：《崢嶸歲月》
作者：賀巾
出版：南島出版社 (Nan Dao Publisher)
地址：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482 號 4 樓 F 座
FlatF, 4/F, 482 Lockhart Road, Hong Kong.
電話：94875430 傳真：22956588 (HK)
印刷：遼寧省理化測試中心印刷廠
規格：32 開本 印張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版次：1999 年 9 月第一版
書號：ISBN 962 - 85331 - 5 - 0
定價：港幣 68 元

版權屬於作者 翻印必究

¥99.08

崢嶸歲月

賀 巾 著

目錄

序 / 方壯璧 / 7

前言 賀巾 / 9

崢嶸歲月 / 15

紅旗 / 46

熱戀 / 78

蘭蘭 / 103

戰士歸來 / 114

我是一株小蒲葵 / 148

怪人 / 162

回鄉 / 192

青山默默 / 209

丟失的耳環 / 240

後記 賀巾 / 249

序

• 方壯璧

賀中的這本書，是《我們這一代》叢書的第四集。

他筆下表現的是「我們這一代」的人和事。

他寫的人，是極普通的人，極平凡的人；不是呼風喚雨的人，也不是腰纏萬貫的人。

他寫的事，是極普通的事，極平凡的事；不是燈紅酒綠的事，也不是卿卿我我的事。

但這些極普通，極平凡的人和事，卻正是將近被遺忘，幾乎被湮沒，被企圖抹掉的人和事！

正因為這樣，它也就顯得特別珍貴，特別值得記取和歌頌。

這些人和事，都是活生生的，有汗水，有眼淚，有鮮血的史實。因此，它也自然地感人心肺，發人深思。它是歷史的本來面目。

到目前為止，人類的歷史，不正是這樣的坑坑窪窪、跌跌撞撞、曲曲折折、跋涉向前的進程麼？而走在歷史前頭的人，不多是

衣衫襤褸，渾身血汗的人麼？

這不是悲觀、沮喪。這是說光明的前途，是須經歷犧牲和奮鬥來取得的。

沒有過去，怎能會有未來。歪曲過去，就會混亂現在。抹掉過去，就會迷失未來。而認識過去，正好是爲了看清現在，迎接未來。

這樣，作者在這裏，是作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。對我們這一代人有意義，對下一代人就更加有教育意義了。

這些短篇，有的寫地下活動，有的寫部隊生活，都是作者的親身體驗。

由於來自現實，因此，它富有時代氣息，是跳動的時代脈搏。

可惜作者把它寫得過於概括，也過於單純。這難免影響表現的深刻和入微。因此，也難於取得「餘味無窮」的應有效果。

我看，這是本集子的美中不足。

但我完全相信，作者是肯定能夠加以補正的。

我知道，他的故事還遠沒說完。

我們等待着他的更感人，更精采的下面幾集。

1996年12月

前言

• 賀 巾

這本小冊子收集的都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寫成的作品，有一部份曾發表在部隊的油印刊物《火炬》，這次重新整理，作了較大的修改。

八十年代初，在部隊工作時，《火炬》的編輯要我寫稿，我說：「不熟悉部隊生活。」他鼓勵道：「寫地下活動的也可以。」於是，我便動起筆來。

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，我已整整十八個年頭不曾寫小說了。這支秃筆有點像從地下挖出來的槍枝，尚未洗刷，就匆忙上陣，難免要「卡子彈」（不通）的。因此，寫出來的東西自然是粗糙的，只是想為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，在歷史上留下痕跡，盡點綿薄。

當年，作品在《火炬》發表後，聽說戰士們私下也有議論，有褒有貶；但見諸文字的批評，則完全沒有。來自領導上的意見，或褒或貶，根本聞所未聞。也許是「一切盡在無言中」，或是此處

「無聲勝有聲」？

寫這些稿子的時候，過去的摯友，尤其是幾位亡友的聲音笑貌，總浮現在眼前。我對他們緬懷和悼念的情愫，很自然地流露在筆端。同時，他們的光輝形象，也激勵着我昂首向前！

寫地下活動的題材，多是以五十年代的新加坡為背景；寫部隊生活，則是多數以七、八十年代邊區的人事為素材。

《崢嶸歲月》、《丟失的耳環》和《青山默默》是《合艾和平協議》簽定以後才寫的。前者具有統括「我們這一代人」的含意，故作為書名。

《崢嶸歲月》內的人物，還都健在。他(她)們走過的歷程，儘管如何坎坷，總算是捱過去了。他們抹去了汗水和眼淚，與摯友重逢，豈不是露出了珍貴的歡欣嗎？雖然撫摩着傷口，仍感到陣陣痛楚，但並不引以為悔。正如女主角瑞說的：「為祖國和人民作出貢獻，這不會錯，怎麼會後悔呢？」

《紅旗》、《熱戀》、《我是一株小蒲葵》和《青山默默》，其實都是為了亡友而作的。建、廖明、王志海和成光都是我的好友，我曾為了痛失他們而流淚。我不知道這種近乎於「紀實」的小說，在文藝創作上應屬於甚麼品種，只覺得我好像在編製花環，獻給為祖國的獨立運動灑下熱血的英靈！

建和廖明，在這些作品中，他們都在戀愛。但是，都不能暢其所欲言說情懷，尤其是廖明，還遭到了其上級的阻撓。雖然他能犧牲「小我」，完成「大我」。然而，心情的壓抑是很顯然的。儘管「為了自由故」，兩者(愛情和生命)皆可拋，但處境是令人同情的。同時，因此也令人懷疑：當時那種地下組織的「私生活準則」，是否值得提倡？建與菊雖然感情甚篤，由於對敵鬥爭的尖銳，也無暇以顧，所以婉言謝絕。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，也深深令

人覺得惋惜。

《紅旗》中揭露英殖民統治者的殘暴，對於當地青年的迫害，間接上也就同時迫害了他們的父母。丘說：「我們這一代人，為反對殖民主義作出犧牲，還得賠上我們親人的性命。這便是鬥爭的殘酷性。」《蘭蘭》所反映的則是當地人民遭到英殖民統治者的迫害，甚至連少年兒童也不可倖免。

這幾篇反映地下活動的作品，都多少關係到五十年代新加坡青年學生的政治活動。他們表現了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。而不是像英殖民主義者所粗暴斥責的那樣，是所謂「共黨活動」或「恐怖主義」。他們當時維護華文教育(包括為南大籌款而義演)，救災活動、反對「國民服役」、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，等等。……對於爭取國家自治獨立的歷史進程，都起了推動作用。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。

幾篇描寫部隊生活的作品，都從側面反映了游擊隊情景的一斑，其中有對艱苦戰鬥歷程的寫照，也有對內部生活的自省。也許所觸及的某些問題會存在爭議。但這些內容既然沒有公開討論過，自然也就會有不同意見了。

我們的部隊有點特殊，戰爭又持續了那麼久(1948—1989年，共四十一年)許多事情不為外人所知，是需要加以說明的。我們的隊伍，組織系統有如人民抗日軍，支隊相當於獨立大隊，約有五、六百人，通常作為機關隊，屬下有中隊(一、兩百人)、分隊(數十人)、小隊(十多人)；此外還有機動隊(相當於一個分隊)，由支隊或中隊所管轄，有的是為了突擊完成某項任務而臨時組成的。南下突擊隊，則是由高級領導(通常是中央級的)直接指揮的。支隊或中隊，屬下有若干分隊(機動隊和民運工作隊)作為前哨組織(或是叫衛星組織)，任務是：提供情報、籌備糧食物資、聯繫群眾等。這些組

織，極為嚴密，又有鐵的紀律保證行動的統一。但是，這些隊伍又不是正規軍，而是男女合一、老少合一；有的隊伍還得照顧老弱病殘者，因而難免顯得機構臃腫，組織龐雜，不夠機動，並經常為生活問題所糾纏，矛盾紛起。

《戰士歸來》，描寫的是戰士小丁，一心南下。這是當時邊區一般戰士的普遍心理：既要「革命」，就要「轟轟烈烈」；若是讓他(她)們蹲在「後方」，就會感到「灰溜溜」，何況當時領導上的宣傳，總是強調了「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。」現實的例子是：金邊解放、西貢解放，中國打倒了四人幫。因此，大家都寄望着馬來亞會有一番新景象。但是，事實上，南下的突擊隊卻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，首先是糧食供應困難，而且敵軍連續「圍剿」，犧牲很大。丁仔思想極為單純，總是以阿毅隊長為榜樣，翹首遙望南方，以為自己已與家人交代清楚了，就可以騁馳沙場而無後顧之憂。但是，見多識廣的莫醫生，卻是語重心長，在送別戰友時，心情極為複雜。

《我是一株小蒲葵》，背景是在機動部隊。寫的是我們的戰士，婚後對於家庭幸福的追求。他們也有把孩子培養成材的美好願望。可是事與願違，他們在長年的戰火中，連要與孩子見面都難，更說不上培養和教育了。這樣孩子會變成甚麼樣呢？受到社會的茶毒是在所難免的。身為父母者，怎不感到憂慮和心痛呢？正如女主角阿夏那樣，終於產生了戰爭何時結束的疑問。至於這場戰爭為甚麼會拖得這麼久？誰應該負起這個責任？瞭解馬來亞歷史的人自然會找到答案。

《怪人》的背景是在民運單位，寫的是從地下戰線轉來部隊的同志的遭遇。他(她)與原來在部隊的同志產生矛盾，用部隊的話來說，叫做「隻雞隻鴨」。但是，最後發現：主要的矛盾是與該單位

領導人的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相對抗。這類領導人，佔踞了一個「地盤」之後，就要瞞上欺下，或捧上壓下，逐漸滋長了「特權」意識，以至慢慢腐化下去。這是人的思想素質與政治地位不相配呢，抑是組織制度本身有問題？發人深思。

《回鄉》寫的是邊區膠農劉家寶不勝割膠之勞，跑到大城市去撈了一陣。但是，到底「過江龍」鬥不過「地頭蛇」，重又回到膠園來，依然要面對割膠的繁重體力勞動。在科學昌明的今天，人們還得每天進行十四、五個小時的體力勞動，往往自午夜點上頭燈，一刀一刀地刨樹皮，一杯一杯地摘膠水，一直忙到第二天下午兩、三點做好膠片，差不多等於做兩天工，以至好些中年以上的膠農都要患上「風濕痛」。何時能改變這一勞動方式，以減輕體力的支付？這是廣大膠農的要求。家寶一方面懼怕勞動，一方面又受到「肥德」的誘惑，看到花花綠綠的鈔票而心動，所幸有民運同志的勸導，使他不致於去當「綁匪」。對於家寶這樣的年輕人，民運同志是「哀其不幸，恨其不爭」的。此文也有意寫出民運部隊與邊區人民的親密關係。

《青山默默》背景是在一個中隊單位，本意是要歌頌基層戰士之間的友愛團結。他們「同吃一鍋飯，同扛一桿旗」，不管是「來自內地或邊區」，都「親如兄弟」；其中有涉及「肅反擴大化」而含冤受屈的戰士，若沒有戰友之間的溫暖，那是很難想象他們會數十年如一日地長期堅持戰爭的。當然涉及這一問題，也許會令某些人不舒服。但是，這是史實，總得面對！這篇稿子寫了幾個月，寫得很辛苦，也作了較大的刪改，從四、五萬字裁剪成爲現在這個樣子，仍然覺得不夠簡潔。

《丟失的耳環》，寫的是日本人投身到我們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來。他們爲我國人民爭取獨立作出了可貴的貢獻。從田中先生的

女兒——倩子女士的角度看來，是既驚奇又嘆服的。當然，現代人不可能一下子就理解上一輩人的這種獻身精神。但是，親耳聽一聽，親眼見一見，這是極有意義的。所以，倩子來了。她對於父輩們的這種敬重的態度，是令人欣慰的。目前，有個別年輕人指責父輩們當年從事這場運動是「傻瓜」、「浪費生命」。這顯然是太過自以為是的。

這本集子，前面四篇反映地下活動的小說，用語一般。但是後面六篇反映部隊生活的，則不得不略加註釋。因為，數十年來，森林游擊隊已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獨特語言。文藝源自生活，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作品中來。因此，行文中的註釋，如有疏漏而造成閱讀不便，祈予原諒。謝謝！

以上簡略介紹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1997.2.8.

崢嶸歲月

呵，在坎坷的道路上走過來了，彼此都經受了多少風霜！

—

我約了從香港來的鄭林，在吉隆坡會合，然後，一同啓程到泰南合艾，探望徐瑞女士。我們與這位學姐分別了三十多年，最近才確知她的下落，心情的急切是不言而喻的。

偏偏冷巴走得很慢。我們一路上猜想著：瑞姐現在會是個甚麼樣子？……談著談著，有時我不免懶懶欲睡。過去鄭林一倒頭就打呼嚕，現在卻比我清醒。當車子進入合艾市區，他推了我一把，我精神爲之一振，尤其是看到拉也迪路兩旁色彩繽紛的九重葛、火紅的鳳凰樹，和悄然怒放的英雄花，不禁嘆道：「啊！這不愧是去年十二月白鴿起飛的地方。……」

「要不是有這末一天，也許咱們這一輩子再也見不著瑞姐了。」鄭林說。

我說：「這歷史的驛站本來應該在華玲。從華玲到合艾，才那麼三百多公里，卻要走了三十四個春秋！」

「屈指算來，她已是達到退休年齡的人了。」鄭林說：「記得她是屬雞的。」

我喃喃地說：「但，人是很難從執著的理想中退休下來的！」

依約來到 L.G. 酒店客廳，已是黃昏時分，我們看見一位正在閱報的婦女，打量了片刻，趨前詢問。那人擱下報紙，似乎愣住了，一副茫然的表情，心裏彷彿藏著許多話，可是，她抽搐著嘴角，只是說：「……你們來啦！」於是徐徐站起身來，同我們握手。

她用毛巾抹抹眼，端詳著我們，顫聲說：「啊呀，都……都老了！」

她嘆了口氣，又說：「陳樹是額頭高了，臉上皺紋多，黑得像馬來人；鄭林是兩鬢白髮，更見蒼老。」

我也驚訝：昔日那苗條的女舞蹈演員，會是眼下這位身軀佝僂，眼皮浮腫的老婦人？

呵，在坎坷的道路上走過來了，彼此都經受了多少風霜！

我們把行李放入早已預定的房間。瑞姐提議到附近的高氏咖啡廳用西餐。我們下了樓，慢慢往北走。進入了咖啡廳，坐下來，大家都沉默了，一時不知從何談起。

「呵……真想不到。」瑞姐深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的先生呢？」我問。

「在村裏，實在來不了。」

「這些年，都是怎麼過來的？」鄭林主要是問她。